

神學院通訊

Divinity School Newsletter



第十二期 Issue No. 12

(總第九十六期)

(Original Issue No. 96)

二〇〇七年五月
May, 2007

電話 Tel: (852) 2609-6705 傳真 Fax: (852) 2603-5224

電子郵件 Email: theology@cuhk.edu.hk網址 Website: www.cuhk.edu.hk/theology/

神學與公共領域

龔立人

本院副教授

公共領域的發展是民主社會不可缺的一環。在其中，公民可以從關心個人的事轉向公眾的事，形塑共同的善。不僅如此，公民更可以學習理性討論和如何處理彼此間的分歧。相反，一個由某一種意識形態或宗教控制的公共領域只會扭曲公共的善。然而，當下的公共領域面對甚麼威脅？對社會有責任的神學如何參與公共領域？這是本文探討的課題。

宗教論述

若公共領域是一個對話的領域，當下西方社會公共領域的發展卻企圖排斥宗教論述的參與。Robert Audi、John Rawls 和 Jeffrey Stout 等人所代表的「政治自由主義」認為，宗教論述不能滿足公共理性的要求，因為宗教論述只屬於宗教信徒，非一般人可以認同。奇怪的是，並不是一般人可以認同的論述，如馬克思主義和綠色主義等等卻可以參與公眾領域。由此看來，拒絕宗教論述參與公共領域是對宗教的偏見多於要維護公眾領域的理性，因為宗教早已被假設為一個問題或製造問題的東西。我們贊同公共領域是以理性作為討

論基礎，但理性不是用來介定誰可以或不可以參與公共領域。在一個健康發展的公共領域裡，不理性的言論和偏見是透過討論和對話而被拒絕，而非透過預設條件來剔除。否則，這是一個虛偽的公共領域。因此參與公共領域的宗教論述毋需排除其宗教立場，但需要以理性原則來陳述它的立論。¹

以上主要是基督教在西方社會所面對的問題。香港又如何？相對於西方社會，香港還未出現很強烈的「政治自由主義」，反而在香港的民主進程中，基督教被視為積極參與者。雖是如此，但公共領域不只限於討論有關民主課題，更牽涉其他生活課題。例如，神學論述是否可參與醫療倫理討論？以基督教名義申請政府社區發展撥款是否獲公平的評估？宗教論述是否能在新高中通識課程中被平等看待？從我有限的觀察，社會對宗教仍存在一定程度的偏見，以為自由主義就等同中立，而中立就是社會政策要有的立場，但忘記了人是故事的人(narrative)，排除故事不等於中立，反而將人從其歷史中懸吊。面對公共領域，神學有責任：

- 批判自由主義對價值中立的迷思；
- 讓教會對其身分有深入認識，包括堅持與自我批評；
- 建立信仰與社會的關聯性，並以理性原則陳述基督教信仰對某事的觀點。

就著當下對同性戀議題的討論，不常參與公共領域的教會都主動參與了，這是一個好的嘗試，但教會需要不斷從中反思，而不是只顧伸論自己的立場，缺乏理性討論。例如，從參與過程中，教會對同性戀課題有甚麼新的認識？對信仰有甚麼新的發現？如何與持不同意見者討論？如何表達教會的看法？如何豐富其中的討論？

文明文化

觀點的交流不一定可以帶來共識，也不容易製造如 Hans-Georg Gadamer 所說的「視野的融合」(fusion of horizons)。因此我們需要理性以外的文明來處理彼此間的分歧，例如非暴力和協商。民主是文明文化一個很重要的制度，一方面，它容許參與者平等和公開地交換意見；另一方面，它以投票方式來處理彼此間的分歧，雖然投票不保證一個好的建議最終會被接受，但投票總是一個處理分歧最有效的方法。它可以減少因處理衝突而帶來的暴力，因為落敗者可以東山再起，等候在下次投票取勝。然而，我們不應因此忽略投票者的素質，因為人民素質的高低決定民主制度運作的果效，這關乎公民德性。就著當下香港處境，我認為我們特別需要維護講真話的文明文化。

講真話指言論不受制於外在威脅與內在無知。講真話者可以自由地抒發一己之見，而毋需擔心被秋後算帳。然而，講真話者不在於他所說的一定是對。否則，他就可以以此來否定別人講話的機會；此外，講真話者不在於他對真理的認識比別人多。否則，他就可以自以為是，失去反省能力。簡單來說，第一，講真話者是一個誠實者，他按他所見、所聽和所思考的講出來，而不是捏造和作失實論述；第二，講真話者是一個對話者，他沒有看自己為絕對，反而以謙卑和理性的心去探求，減少偏見與誤會；第三，講真話者不參與說謊者的謊言。謊言之可以成立在於有講者和聆聽者，當聆聽者不聆聽謊言，說謊言者就不可能繼續說謊下去；第四，講真話者是一個被公義「燒著」的人，以致他不能不說，甚至願為此失去自由和生命。前捷克總統 Vaclav Havel 說，講真話是向那超越個人與社群的終極負責任。

民主社會不保證人會講真話，因為講真話可能已被經濟力量 and 自利支配。回顧回歸這十年，我們社會曾共同捏造事實，以民眾力量剝奪了很多人的居港權；以公民利益掩飾股民的貪心，擁護領匯上市；以出版自由，甚至知情權為名，偷窺別人，甚至不理會對當事人的傷害；怕得罪政府，傳媒負責人進行不同程度的自我審查。面對一個失去德性的社會，作為德性社群的教會如何參與改造社會的文明文化？教會可以成為社會良心、成為無聲者的聲音嗎？然而，當教會只看自己是真理的擁有者而不是追尋者，看自己是上主國而不是上主國的見證者，看自己是道德監察者而不是上主恩典的宣告者時，它不但不可以培育文明文化，反而會製造基要主義文化，破壞文明文化，這是教會參與公共領域當要小心的自義。

維護公共領域

若公共領域是關乎共同的善之形塑的話，當下公共領域正面對萎縮的危機，即公民對公共事務失去興趣和投入，公共領域失去其開放性，原因之一是經濟活動已逐步佔據Jürgen Habermas所說的生活世界（lifeworld）。

例如現時大多數工作對員工的要求不限於工作時間內（工作時間長），更伸延至工作時間外。例子之一就是終身學習。在終身學習的意識形態下，員工放工後趕著上不同的課程，假期更是趕功課的日子。公民何來有時間和精神參與公共領域？又當終身學習被視為生存之道時，大多數打工一族只好跟隨潮流走，不知進修為何也要進修。進修本應是一件好事，但在工具理性下，學習已失去它的改造力量，反而成為一種維持社會現狀的保守力量。用Habermas的講法，這是「控制式宣傳」（manipulative publicity）。在控制式宣傳下，公民漸失去拒絕和抗爭的力量，反而透過認同這些宣傳來建立自己的身分。此外，又當傳媒越來越商業化時，公共領域的獨立性和多樣性將受到嚴重威脅，不但因為他們不再提供客觀和深入的資訊（只有娛樂化的新聞和膚淺平庸的報導），更因為傳媒成為個人利益侵佔公共領域的門檻。

面對公共領域的萎縮，教會也受到影響。例如信徒減少參與教會活動、信仰私有化、靈性與社會責任分割等等。就此，神學有責任透過批判與服務，讓教會忠於塑造它的耶穌故事，拒絕淪為私人俱樂部，並與不同人士和社團共同爭取回復公共領域的本質。縱使Rawls以公共理性拒絕宗教論述參與公共領域，但他也承認宗教有一份基本公義的力量。² 教會不是一個社會運動組織，但它也在歷史中見證與服務。再者，教會生活本身（一種社團生活）就對公共領域的發展有其角色。

總結

教會對公共領域的關心，不但因為教會有責任向世界宣告它是上主的受造物，更因為公共領域讓人體驗其責任與召命。因此，教會有責任指出現代社會的虛假，以理性提出宗教論述、參與建立文明文化和維護公共領域的公共性。那麼，神學如何協助教會參與和反省公共領域？例如，解放神學、Reinhold Niebuhr的基督教現實主義和Stanley Hauerwas的神學政治等等，這是教會和神學家共同需認真面對的課題。

1 Christopher Eberle, *Religious Conviction in Liber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Chapter 8. Eberle 提出公共言語有以下特徵：公眾可理解的、公眾可讚賞的、可被複製的、可被否決的、可被檢查的、可被獨立地證實的和可信賴的。

2 J.Rawls, *Political Liber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230.